

# 绿色上窗台，思念满心房

段邦芹

秋风又起，秋意渐浓，我站在窗前，目光忍不住落在窗外那片绿——一帘丝瓜瀑布正在风里摇曳，宽大肥厚的叶子层层叠叠铺满整面墙，金黄的花朵像撒在绿绸上的星星，一根根又细又长的丝瓜垂在其间，风一吹，满墙绿意都跟着摇晃，晃得我心里软乎乎的。

自从楼下有了这方小菜园，每年清明过后，我总会在栅栏边撒几粒丝瓜种子。不用特意松土施肥，用不了几日，嫩嫩的芽尖就会顶破泥土，怯生生地探出来。到了六月，似火的骄阳晒得人睁不开眼睛，丝瓜藤已顺着栅栏悄悄爬上墙，卷须勾住窗台的边角，一点点蔓延，没多久就把整扇窗裹进了浓绿里。燥热的仲夏，只要推开窗，满目的绿意潮水般涌进来，顿觉一股清凉拂面而来。一群蜜蜂绕着黄花嗡嗡转，几只漂亮的蝴蝶在叶尖上扇动翅膀，再过些日子，黄花下就结出一根根胖乎乎的小丝瓜，像一群戴金冠的小精灵，藏在绿叶后面和我捉迷藏，如果稍不留意，就有几根漏网的丝瓜在悄悄地变粗变老了。

每次站在窗前，看着窗外那片绿色瀑布，我的记忆总忍不住往回飘——飘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故乡，飘回到那个围着丝瓜架的四合院。那时候物资

匮乏，饭桌上总离不开自家种的蔬菜，南瓜、茄子吃多了，小时候，我一见到它们上饭桌就想哭，一直到如今连碰都不碰，唯独丝瓜，怎么吃都吃不腻。在我家四合院东墙边，立着四根木柱搭的丝瓜架，每年夏天，丝瓜藤蔓顺着木柱爬满顶部，茂密浓郁的叶子遮挡住火辣辣的太阳，丝瓜架下就成了天然的凉棚。

从夏到秋，我家的饭桌就摆在丝瓜架下。白天，我搬个小板凳在丝瓜架下读书写作业，阳光透过叶缝洒下点点碎金，落在我的书本上；姐姐在旁边摘丝瓜花，偶尔揪根藤蔓逗我，我就追着她在架下跑，笑声撞在茂密的叶子上，很快就弹了回来。到了晚上，妈妈会在凉棚下铺一张芦苇席，我和姐姐躺在上面，仰着头看满天繁星。丝瓜叶子在风里沙沙作响，妈妈的声音轻轻柔柔的，讲牛郎织女隔着银河相望，讲织女织的云锦有多美……我盯着架上垂着的丝瓜，总觉得它们也在凝神谛听，不然怎么会一动也不动，连风来了都舍不得晃呢？

那时候的丝瓜，是妈妈手里变不完的美味。她总踩着晨露摘最新鲜的丝瓜，清炒时加点菜园里摘的鲜辣椒，再撒点蒜末，鲜得能让我多吃一碗饭；做汤时撒

点葱花，卧个鸡蛋，汤色清亮，喝一口满是清甜。我最馋的，是妈妈做的丝瓜面鱼汤——她把面和得软乎乎的，用勺子舀着下进锅里，煮得滑溜溜的，再放进切好的丝瓜片。面鱼吸满了丝瓜的鲜，入口又软又嫩又筋道，我总能连汤带面吃一大碗。还有河边的河蚌，我和姐姐放学就去摸，回家交给妈妈，她会把河蚌肉剔出来，在锅里熬出浓白的汤底，然后下手工擀的面条，最后放上丝瓜和调料。丝瓜手擀面终于上桌了，迫不及待地尝一口，浓郁的鲜香溢满唇齿之间，现在想起来，还像含在嘴里一样，连带着河边的青草香、姐姐的笑声，都一并印在了记忆的最深处。

只是后来，妈妈走了，那架丝瓜、那碗面鱼汤、还有架下讲故事的声音，都成了再也回不去的从前……

秋风又起，秋意正浓，菜园里的黄瓜、番茄早已不见了踪影，唯有窗外那一帘丝瓜瀑布，仍蓬蓬勃勃地在秋风中笑着，风一吹，叶子沙沙作响，像极了妈妈当年的声音。我把手伸出窗外，想碰一碰那垂下来的丝瓜，不经意间，指尖却触到了一阵清风——原来那些藏在心底的思念，就像这爬满窗台的绿色，一抬头，就入了眼，就溢满了心房。

## 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### 第十七章

吕思回到客栈时天色已经微亮，他刚打开房门，刘彩奎突地在身后叫他。吕思回身瞧向刘彩奎道：“原来公主早醒了。”刘彩奎微笑道：“我哪里是早醒了，我是根本就没有睡。公子进屋说话。”说完回身进屋。

吕思将自己的房门锁上，转身向刘彩奎的房间走去。进了房间，刘彩奎与吕思相继坐定。吕思见房间内只有东方长年被五花大绑在椅子上，却不见其他人，于是问道：“赵氏姊妹还没有把那个丫头押回来吗？”

刘彩奎惊讶道：“公子见过赵氏姊妹了。”随即庆幸道：“我派她们去保护公子，果然没有错。”

吕思正要说话，赵氏姊妹的脚步声已经在门外响起。赵氏姊妹见房门半掩，知道吕思正在房中与公主叙话，便轻轻地敲了敲房门道：“禀公主，我们回来了。”刘彩奎回答道：“你们进来吧。”

赵氏姊妹将宗婉儿推入房中，宗婉儿瞧见吕思后，口中“嗡嗡”地叫着。吕思知道她被封住了哑穴，便向赵惜容道：“请姐姐解开她的穴道，我倒要听听她会说什么。”赵惜容应了一声“诺！”随即点开宗婉儿的穴道。

宗婉儿叫道：“憋死我了。”又活动了一下筋骨道：“你们是要将我弄残废了才开心吗？”赵惜容怒道：“你……”宗婉儿道：“我怎么得罪你了，你非要点住我的穴道，让人家想要帮助吕公子都无能为力。”

赵惜容道：“你什么时候要帮助公子了？”赵惜颜道：“是呀！若不是我们姊妹二人捉住了你，只怕此时你早就逃远了。”宗婉儿指着东方长年道：“你们有这个傻瓜做人质，我又能跑到哪里。”

赵氏姊妹闻言，答不出话来。吕思冷笑道：“我让你将我带到郭爻住处，你为何要将我引到郭小玉的卧室？”宗婉儿叫屈道：“这月黑风高的……”突地想起自己的言语不合适，尴尬地笑了笑：“我承认昨夜月光朗朗，可是我之前只进过郭府一次，而且还是夜间去的，我哪里记得那么清楚。”

吕思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倒是我冤枉你了？”

宗婉儿连连点头道：“公子确实冤枉我了，不过我也不想追究。既然是误会，我们都不要再提了。”

吕思盯着宗婉儿上下打量，宗婉儿被瞧得甚是不舒服，噘嘴道：“公子如此瞧人家，就不怕公主生气吗？”

刘彩奎面上一红，斥道：“我为什么要生气，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。”

吕思向刘彩奎道：“公主不要将她的话放在心上，这丫头刁钻得很。”转向宗婉儿道：“你不是记不得路，你是借我的手去偷你的宫绦，要不要赵氏姊妹将你身上的宫绦搜出来呢？”

宗婉儿狠狠地瞪了吕思一眼突地笑道：“公子说什么偷呀，人家是觉得你武功高强，因此才想让你帮人家讨回宫绦，谁知道你竟与仇家之女郭小姐有私情呀！”

吕思忽地起身道：“你再敢胡说八道我立刻废了你的武功！”

宗婉儿闻言，吓得咋舌摆手道：“婉儿错了，公子请……请坐。”吕思哼了一声坐了下去。宗婉儿转了转乌黑的眼珠后瞧向刘彩奎笑道：“公主昨夜没有前去当真遗憾。”

刘彩奎微笑道：“你且说来听一听。”

宗婉儿便将昨夜之事绘声绘色地讲了起来，只是隐去了自己偷盗宫绦的情节。说完向刘彩奎道：“我绝对没有说谎，不信你可以问问这两位姐姐。”

刘彩奎向赵氏姊妹瞧去，赵惜颜道：“我和姐姐瞧得清清楚楚，启明仙尊的确败在公子手中。”

刘彩奎向吕思道：“公子战败启明仙尊之事只怕不需多久即会传遍江湖，公子以后少不得麻烦了。”

吕思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刘彩奎道：“启明仙尊位列三仙之一，你将他打败了，天下武功第一的名头已经指日可待。试想习武之人谁不想争夺天下第一的名头？只怕今后找你比武之人会络绎不绝。”

吕思道：“公主分析得甚有道理，我虽无争强好胜之心，但是也挡不住别人争夺之意。”

宗婉儿叫道：“傻东方你怎么啦？”

吕思向东方长年瞧去，只见他面色绯红，额头青筋暴起，口中“嗡嗡”地叫着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投稿邮箱: 3304315815@qq.com

## 容易被忽略的福气

王鹏

我的父亲是军人，常年不在家，直到我5岁时才算陪在身边。母亲那时也有自己的生活与难处，便经常把我放在奶奶家。别的孩子放学，急着找爸爸妈妈，我早学会了自己待着，久而久之，离家便没有那么可怕。

到了青春期，我和家里的矛盾多起来了。那时只想着离开，仿佛只要考上大学，换一座城市，生活就会豁然开朗。后来上了大学，我竟有一种解脱感。宿舍小得转身都嫌挤，食堂的饭也未必合胃口，可没有人天天问去了哪里、几点回来，我就觉得自由得很。

这种性情一直延续着，就算工作了，成家了，离父母更远了，平日也并不会时时惦记。当然，电话会打、节日会问候，听说他们累了病了也会心疼，可那种心疼更像是对他们辛苦的体谅。我知道父亲操劳，知道母亲不容易，所以希望他们少做点事，吃好一点，睡好一点。说到底，仍有几分理性，像是长大的孩子在努力把欠父母的关心补回来。

最近几个月，这种感觉有些变了。有时并没发生什么事，我坐在书桌前，或者晚上刚刚躺下，会忽然想起他们。不是想起某一件往事，也不是家里出了什么麻烦，只是突然很想知道，他们今天吃了什么，父亲是不是又出门忙了，母亲最近睡得好不好。想到这些，有时会打个电话，其实也没有多少话，无非是天气、吃饭、工作这些老话题，说不了多会就挂了。挂断电话以后，心里会安稳一些。

小时候觉得父母是家里最牢固的存在，像墙，像屋顶，仿佛永远在那里。年轻时只顾着往前跑，觉得来日方长，过年会见，明年也会见，忙完这一阵再回去也不迟。可年岁渐长才发现，“以后”这两个字其实并不可靠。头发白一点，动作慢一点，体检单上多几个需要留意的数字，都是时间留下的印记。它不敲锣打鼓，只是一点一点告诉你，他们并不会永远站在原地等你。

父母还在，电话还能接通，进家门还能看见牵挂的人，这是多么寻常，又多么容易被忽略的福气。

现在，时不时就想回去看看，会在没事的时候给家里打个电话，也会希望父母慢一点老。如果一定要给这种变化找个说法，我想，大概不是乡愁，而是人到一定年纪后，对“他们还在”这件事，终于生出了珍惜。